

五言诗的兴起

前几次课我讲到中国诗歌形式的演变,从《诗经》的四言,到楚国的骚体,到楚歌的体式。汉武帝的《秋风词》、汉高祖的《大风歌》都是楚歌的体式。可是在中国诗体演进的历史上,出来一种新的体式,以五言为主的诗歌形式。“北方有佳人”,五个字。“绝世而独立”,五个字。“一顾倾人城”,五个字。“再顾倾人国”,五个字。“宁不知倾城与倾国”,是八个字。“佳人难再得”,五个字。

要注意这八个字里面的停顿,是三-五的停顿,“宁不知”是三个字,“倾城与倾国”是五个字。“宁不知”在音乐里面相当于衬字。在唱歌曲的时候,乐府诗歌常常在中间加上一些陪衬的字。

《诗经》虽然有五言一句的诗,但不是全篇五言,所以我们只说那是五言句,不是五言诗。李延年这首诗以五言为主,但也不是完整的五言诗,是以五言为主而有杂言的一种形式。

为什么发展成这种以五言为主的形式?汉朝有一个掌管音乐的机构叫乐府,李延年在乐府里负责给曲子配音乐,叫“协律都尉”。“都尉”是一个官名,“协律”就是配合乐律。他制造歌曲,“为新变声”,做出一种新鲜的、跟中国旧传统不大相同的一种乐曲。

这种五言的歌诗,是汉代新兴的形式。五言诗歌的兴起,与当时流行的乐曲有关系。史载,“武帝通西域”,汉武帝派遣张骞跟西方的一些外族、国家相交往,就传进来一些胡乐,即外族的音乐。而当时流行的歌曲受外来音乐的影响,所以是五个字一句的。因而汉朝管音乐的官署配合音乐的歌诗里,就有很多是五言诗了。

汉朝的乐府诗歌,有一部分是民间的歌谣,也有一部分是文士的作品。而这些歌词有时代比较早的、流传了很久的歌谣,也有当时才写出来的新歌词,所以乐府诗主要形成了两种形式:一种是杂言的,一种是五言的。

汉朝的朝廷典礼有的还是用四言,汉高祖、汉武帝都是用楚歌体,所以汉朝的乐府也有四言和楚歌体,但是大多数都是杂言或五言的形式。有一首乐府诗叫《江南》,是江南采莲的女子唱的歌谣,很质朴、很朴实、不加雕饰,完全是民间的风格。

“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。鱼戏莲叶间。鱼戏莲叶东,鱼戏莲叶西,鱼戏莲叶南,鱼戏莲叶北。”

很多人只知道欣赏雕饰的美,说词采很华丽很漂亮就是美。像这样的诗有的人就说,怎么

怎样读懂“乐府诗”(二)

叶嘉莹

重复了这么多句。可是这种美就是质朴的美,你要想想民间的风俗。“江南可采莲”,江南有大片的荷花池塘。我一直觉得很奇怪,北美洲的气候跟中国大陆很相似,可是北美的人不大流行种荷花。你要知道中国有一些植物是后来从外面传进来的,可荷花是中国古老的植物。中国古老的字书《尔雅》里就有记载,说荷花的花叫萏菀,它的茎、叶、果实、花是很美丽的,叶子还有很多功用。荷叶可以入药,做东坡肉是荷叶包着的。它的果实是莲子,还可以补养,做莲子粥、莲子汤。它的根是藕。在中国的植物里,根茎茎叶花都可以欣赏,而且都有实用价值的就是荷花。

可是北美一直不懂得欣赏和种植荷花,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。总而言之,荷有这么多功用,可以种植,还可以营生谋利,因为它的荷叶、莲子、莲藕都可以卖钱,所以在江南,种荷花跟种稻子一样,是生产。“江南可采莲”,江南有很多女子出去采莲。“莲叶何田田”,“田田”是什么?戴君仁的《诗选》说“田田,莲叶貌”,就是莲叶的样子。“莲叶何田田”,茂密的一片荷叶。采莲的女子划着小船进去。“鱼戏莲叶间”,看到荷叶底下有一条一条的小鱼。

可是“鱼戏莲叶间”只是一个概说,当这个女子采莲的船在走的时候,“鱼戏莲叶东,鱼戏莲叶西,鱼戏莲叶南,鱼戏莲叶北”,这边的小鱼一动,那边的小鱼一动。诗很生动、很真切,但是很质朴。这是民间的风格,是歌谣。这在乐府里属于民间歌谣的一种,五言的体式。

还有一首杂言体式的诗,叫《上邪》:“上邪!我欲与君相知,长命无绝衰。山无陵,江水为竭。冬雷震震,夏雨雪,天地合,乃敢与君绝!”

《江南》是民间的一般的生活,这首《上邪》是写爱情的,而且写的是民间一个普通的女子,不是很有文学修养的,就是一般的很热烈很诚挚的爱情。“上邪”有两种不同的说法,有人以为“上邪”就是语词,只发声。也有人认为“邪”字是语词发声,“上”字似乎应该有一点作用,所以程千帆编的《古诗今选》就说“上邪”是天,“上”是高高在上,上天、苍天。

“我欲与君相知”,她说我想要、愿意与你相知。说得很好,古人没有说相爱,只说相知。因为

爱这个感情可以由很多因素而产生,有的人只是因为美色而有了一种感情。但是相知的话,就不只是外表的颜色的吸引,而是心灵的相接近、相吸引。所以中国说,人生得一知己,死而无憾,如果人生得一红颜知己,当然更是死而无憾了。所以她说“长命无绝衰”,我愿意跟你在一起天长地久,“长命”时间真的很长久,永远在一起。

《上邪》属于杂言体,诗里每一句的字数是不整齐的。《江南》是五言体式。这两首诗在乐府里应该都是比较早期的作品,所以写得比较质朴、比较真挚。

温庭筠《菩萨蛮》写一个孤独寂寞的女子说“小山重叠金明灭”,孤独寂寞还不直接地说,而是说“新帖绣罗襦,双双金鹧鸪”,那是一个反讽。温庭筠是文人、诗客,所以写得比较典雅,有很多雕琢、很多修饰。可是你看民间的乐府歌谣,是当时的流行歌曲。一个女子表现她的爱情,表现得多么质朴、多么真挚、多么直接。

唐朝无名氏的《菩萨蛮》:“枕前发尽千般愿,要休且待青山烂。水面上秤锤浮,直待黄河彻底枯。”它的格式跟温庭筠的不同,温庭筠的“小山重叠金明灭,鬓云欲度香腮雪。懒起画蛾眉,弄妆梳洗迟。照花前后镜,花面交相映。新帖绣罗襦,双双金鹧鸪”。前半首字数是七七五五,后半首是五五五五。这是一个音乐的段落。早期的民间的《菩萨蛮》,“枕前发尽千般愿”这是七个字,“要休且待青山烂”七个字,“水面上秤锤浮”六个字,“直待黄河彻底枯”七个字,“白日参辰现,北斗回南面。休即未能休,且待三更见日头”,最后一句是七个字。

我在讲李延年《佳人歌》的时候,说“宁不知”是衬字,配合音乐来唱的诗歌,在乐调拍板的空档之中可以加衬字。什么叫做衬字呢?就是把这几个字拿出来,不破坏文法的完整。

这首民间的《菩萨蛮》,哪一个 是衬字呢?“水面上秤锤浮,直待黄河彻底枯”,“上”是衬字,“直待”是衬字。“水面秤锤浮,黄河彻底枯”是它基本的形式。音乐的曲调有一个基本的形式和格律。在歌唱的时候,你可以在乐曲音乐的空档里加上衬字。“白日参辰现,北斗回南面,休即未能休”,都是五个字,“且待三更见日头”,

“且待”是衬字,即“休即未能休,三更见日头”。

汉朝乐府的诗歌,本来是民间的最质朴真挚的,像《上邪》。《上邪》是早期的乐府诗歌,是杂言,是不整齐的民间的歌谣,根本没有一个固定的格律。所以杂言是最自由的一种形式。《江南》也是民间的早期歌谣,它已经受了当时的流行音乐影响,大半是五个字一句。不过这是早期的五个字一句的诗歌,不是十分成熟的。

什么叫做成熟的诗歌呢?成熟的诗歌,一般五言诗总是双数的句子要押韵,就是双数句子末一个字的韵母是相同的。双数句子要押韵的形式,是五言诗进步以后的一个固定格律。

通过《上山采蘼芜》这首诗,我们可以看一看什么叫做押韵:

“上山采蘼芜,下山逢故夫。长跪问故夫,新人复何如?新人虽言好,未若故人姝。颜色类相似,手爪不相如。新人从门入,故人从阍去。新人工织纈,故人工织素。织纈日一匹,织素五丈余。将纈来比素,新人不如故。”

我们先看押韵。五言诗双数的句子是一定要押韵的,至于开端的一句,可押可不押,是自由的。这一首是从开头就押韵的。单数句子呢?开头一句押韵了,第三句也押韵了,但是第五句、第七句不押韵。总而言之,双数的句子一定要押韵,末一个字的韵母相同。什么叫作韵母相同呢?夫、夫、如、姝、如,都是一个u的韵母。“新人从门入,故人从阍去”,这是换韵,乐府可以换韵。

我们讲唐诗,就要开始讲格律了。今天普通话里的第一声、第二声,叫平声韵;第三声、第四声,叫仄声韵。中国的字有不同的声调,我们把声调基本分为两大类,一类是平的调子,一类是仄的调子。

现在我们只分为平声和仄声两大类,可是在中国古代讲四声,阴平(一声)、阳平(二声)、上声(三声)、去声(四声)。古人说四声是平上去入,平声分了阴阳,有一个入声。普通话里没有入声。比如我自己的姓“叶”,过去是入声。现在普通话读成四声,就是去声了。入声是仄声字,这个是很基本的分别。

《上山采蘼芜》的换韵,是从u换成ü,

宁河掬浪

欧阳斌

古铜的背脊、坚实的膂力、强健的肌肉群,将一条古老的河流掀动、撑直、拉走……

运动的臂膀。凸兀的岩、汹涌的河水,构成一副色彩浑重的油画,组成一曲隆重的交响,在世纪末梢渲染,轰鸣、撞击、回荡!点点滴滴的汗珠,砸入水中立刻掀起一簇耀眼的浪花,脚步似根,攀缠着岩,将时光的足迹深深地印上。

宁河纤夫,跃动在河流之弦上深沉的音符,一组大提琴的低音,将最动人的音节流淌。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纪,轰鸣的河道两旁,一些精神的符号游拽在内心深处,版画般的面孔,凝思季节的定格。一排悬挂于绝壁的灵魂,俯视着时光的河流,所有的动荡仍然在冲突……

所幸的是,如今拉动的不再是酸涩的历史,宁河纤夫已经成为一道古朴动人的风景。那么多的新面孔对着峡谷咏叹,一种返璞归真的动容已悄悄在世界疲惫的脸上展开会心的笑。

女导游

少女在讲述着一条河流的历史。她皎洁的脸上,稚嫩未散的笑容绽开成一朵美丽的茉莉,泛着淡淡馨香;瘦瘦的身躯,清凉的河风拂过发际,迅速勾勒出一个三峡少女的风姿。

也许站立得太久太久,娇小的身躯已日渐丰腴;也许讲述得太多太多,对三峡的崇敬已深入内心。

一只小鸟掠过江面,似乎在为她精彩

表演喝彩。在她描绘叙述的同时,所有的江水,所有的峡谷,似乎都被她纤细的手指轻轻地抚过,朗朗的晴日悬挂天空,洁白的连衣裙泛着七彩光晕。

她的眼神里,一处处动人的风景,让所有的游人流连忘返;她的嗓音,似乎一条清清的小溪,一路欢跳流入长江。

当一个跨世纪的工程在三峡建成,少女的嗓音和眼神会变得更加甜美,更加清纯……

花轿

担过新娘,担过富贵,担过古老,担过历史,宁河花轿,你一路高歌,将号子吼得山响,在峡口的上方回荡,在历史的狭窄处定格。

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花轿,今天又担起来!担着晨曦,担着四季,担着现实,担着希冀。

宁河花轿,因了你的出现,夏天显得更加欢畅;因了你的点缀,厚重的峡谷有了生机;更因了你的存在,历史与现实才得以和睦相处。你担来了远方的客人,蓝眼睛,黄头发,这一招是以往没有的;你也担来了“三峡热”,将一个古老的梦演绎得更加精彩;你还担来了市场经济、开放搞活;担来了“外引内联”、“招商引资”……

哦,宁河花轿,一个世纪的梦正在被你轻轻地担起!

【作者简介】欧阳斌,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。现为重庆《红岩》杂志副主编。



春色依依

朱云平 / 摄

诗雨

懂我的人(外一首)

刘业俭

说了你也许不信
每次去郊外或山中走路
我都有一种下意识地寻觅
我会突然止步于某处
说:这儿好,
这儿就是我的理想之地,
我死后就要埋在这样的地方。
有时候,我还会在这样的地方
平躺下来,闭上眼睛,死一会儿
而每每于此,我都会
情不自禁地说:好舒服啊!
感觉此时一分种的舒服,
等于一辈子的舒服之和

生是一毛,死是九牛
生可以潦草,死一定要认真
夫人站在一旁,脉脉含笑
她是这个世界上,唯一的
懂我的人

零

所有的鸟鸣和狗吠
兄弟和仇人
生离和死别
正确和错误
都只存在于眼前
时间一长
好像一切,都从未存在过
犹如此时
我来到村庄
坐在童年的一块石头上
往烟囱吹去的浊风
轻而易举地
就把我弯成了一个零
我脊背上的算盘珠
一刻也不曾离开我
却什么也没算对



离春半径

向欣

仪式,就像小时候在老家,总要围着一炉火,才更有紧密相连的黏度。虽然现在不会把头伏在母亲的膝盖上,让她在我的头上找虱子,但那种记忆有着炉火的映射,才更能在岁月中清晰。

孩子过年也回来了,她没有曾经那么开朗,不会像从前在地上笑得打滚,成长肯定是会让人有变化的,我们担忧这种变化,会跟她敞开心来谈谈,让她尽量把一些不想让我们知晓的谜底掀开,这样我们才觉得心里踏实。作为父母,除了赋予了孩子的生命,还总要以自己的方式,或者过来人的一些经验,给他们某些言传身教,这往往或许会被儿女认为这是一种掌控,他们总要在某个时候,才会明白,这无非是一种牵引,我们巴不得他们飞得更高更远,舍不得放开手里的线,只是怕他们会跌疼。各有各的道理,也不见得双方会相互理解,只求能达到某种共

识,让孩子们知道,我们从头到尾,真的只是希望他们健康快乐而已。

父母相濡以沫一辈子,如大多夫妻一样,芝麻大的事也能争执半天,现如今我才晓得这竟然是婚姻长久的秘诀。我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,也喜欢那种沉默寡言的人,但这漫漫人生路,的确是需要那么一个,即便是硬吵也要有人与之呼应的敌手,来共度这颠沛流离又寡淡的人生。

更何况,老人年纪越大,越啰嗦越昭示着他们身体尚且健康,连啰嗦都没有了气力,才是叫后人真正担忧的。我没有这样的担忧,他们的精神比我抖擞,父亲一天到晚在平板上跟人下象棋,智商一直在线,母亲每天比姑娘们打扮得还招展,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游山玩水唱歌跳舞。他们充分显示着活着该有的状态,热情,有

活力。

这些都能叫我看到生活的好处。于我自身而言,有对我好的同事,有带得人的领导,还有一些从来都不计较我诸多缺点的朋友,已经是大幸。懂得了珍惜,也懂得了放下,内心越来越倾向于淡泊,万事便能泰然以对了。

这几天稍微暖和了一些,但春天是个最不落拍的季节,她会时不时的闹情绪,时而暖那么一下下,时而急速变冷。这大抵如青春期的孩子一般吧,尚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,让人无所适从,又让人发自内心的喜欢她这样的真,这样的纯。

等再暖和一些,我就该在那小小的花圃里播撒一些种子。总要看到绿意,才能给春一个准确的定义。

